

王垠：生命，宇宙和一切的终极答案

也许是命运，决定了我今生要与虚假搏斗。从小我被父母告知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聪明人，有能力就有好的生活，所以你要好好学习。我相信了他们，我的学习一直都很好。可是……

(此处省略一万字，请参考我之前写的《清华梦的粉碎》。)

遇到恩师 Dan Friedman 之后，我觉得我学到了真的思考能力。这种思考能力是我小时候就有，但却在后来的“教育”中失去的。由于在 IU 的各种顺利，似乎没有问题能难倒我，我天真地以为，有了这种真正的能力，就能有称心的工作和生活。我再一次地错了。

到了 Google 我才发现，原来公司里并不是能力强的人就能到好的位置。反而是那种能说会道，会利用别人的能力的人，才能混到高层。可以说那就是《Google 梦的粉碎》，虽然我并没有什么“Google 梦”。Google 当时总是告诉人们“我们不在乎学校的学位”，有能力就能有好的工作。现在我们都知道了，这些都是谎言。

后来在旧金山，我见到 Python 的作者 Guido van Rossum，他那时候已经离开了 Google。他对我说：“这个世界还是认学位的。你知道我只有硕士学位，在公司里是会吃亏的。”我没想到连 Guido van Rossum 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但他说的是事实。现在我们知道，曾经那些鼓吹“不在乎学位”的公司（包括 Google），后来都用学位来打压人。

然而有了博士学位又能怎样呢？确实会方便一些，但也没有好很多。我的一些博士毕业的朋友，仍然在辛苦地给没有实际能力的人打工。我现在知道了，这个世界其实是从上到下的虚假。各种太空骗局，核武器骗局，疫情骗局，连战争都可以是假的，说明整个世界的权力掌握在某些邪恶的骗术大师手里，更何况普通的公司工作。

记得在大学里，很多学生是怎么混迹的吗？不会写程序，或者写得一塌糊涂的人，总是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团队，里面有一个很会写程序的人。之后他们就演出他们的戏，各种积极努力的样子，做表面文章，做调查，写文档之类的，就是不能写代码。只要写一点点代码就露馅了，因为完全不能看，极其混乱和糊涂。比如一个 while loop 几百行，各种 continue 和 break，不会写帮助函数，各种碰巧不出问题，蒙混过关。

当然，有能力的组员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什么能力了。但学校里是很“和谐”的，所以有能力的人往往由于“礼貌”和“友好”考虑，不会指出这些问题。学校的教授也不管这些事的，他们只知道一个小组整体做好了没有。所以这样的人混到一个比较好的组，就同样会拿到好的成绩。就这样，某些人就以“优异”的成绩毕业了。

这样的人进了公司，当然要以同样的技巧混迹。所以他们总是用同样的方式，利用其他人的能力。别人做得差不多了，他就在那里加上几行，这样他们的名字就出现在代码库里。当然，他们总是热心各种文档啊，各种“调研”啊之类的，就是不能写代码。但有真正编程能力的人，出于同样的问题，仍然“礼貌”地不揭露他们。这样他们就靠各种文字表现越爬越高，最终混到高层领导的位置。

由于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从上到下的虚假，所以这种人总是能被提拔的。因为高层是假的，所以他会提拔跟他一类的人，只要他能骗那些具有真正能力的人干活。这就是大部分公司的运作方式。无论他们的口号多么的高级，宣传自己是“engineer 的公司”，“engineer culture”，都一样。

人们都说四十不惑，有多少人活到 40 岁真能不惑的？反正我没有，很多人活完了一生，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梦境里。

我没能“40 不惑”，但我是“42 不惑”。42 岁的那年，我在上海某小区 42 楼的公寓里，看破了这个世界的秘密。由于之前学习绘画和日语的成功，那年开头的时候，我本来幽默地心想，因为“42 是宇宙的终极答案”，所以 42 岁的我，今年也许能学会很多东西，有突破性的进展。确实，那年我学会了很多东西，我不但深入地理解了乐理并把它简化到一下午就能讲清楚，练习了大提琴，viola da gamba，巴洛克长笛，但我最大的突破并不是这些具体的知识和技巧，而是看破了这个世界的秘密。

后来我忽然觉得，既然在艺术和音乐上我有这么多突破，也许可以花点时间在科学上。所以我就开始看物理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注意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……起初我是想“学习”相对论，真正理解它。但到后来，我却发现它可能是错的。我发现了 Herbert Dingle 的书《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》，指出相对论的错误。

其实 Dingle 并没能发现相对论真正错误的地方，所以虽然当时我已经很怀疑爱因斯坦，却没有确切地知道他错在哪里了。一年后，我才真正地看懂了爱因斯坦的论文，并且理解他的“狭义相对论”真正错在哪里——它的前提“光的相对速度恒定不变”是错的，并没有真正被实验证实，Michelson-Morley 实验的结论是错的。

以狭义相对论为基础的“广义相对论”， $E=mc^2$ 都是错的（假的），是用来为一大堆其它假科学和核武器骗局做准备的。爱因斯坦本人也应该只是一个演员，他不懂很多东西，只能靠他的大师鸡窝发型照片和一些故作高深的语录来迷惑人们。他仅存的一些影片，一上镜头就露馅了，连 $E=mc^2$ 这么简单的公式都只能照着稿子勉强念出来。难怪他不敢和其它科学家公开辩论，从来没有。

但那时候这是一个种子，让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一切，包括那个告诉人们“怀疑一切”的人——笛卡尔（Rene Descart）。我发现笛卡尔也是个假货，他写的《Meditation》，说要怀疑一切，清空自己的头脑，从头构造所有的知识。结果“清空了头脑里的所有内容”之后，他说：“现在我只知道一件事是真的——上帝的存在。”他显然说的是《圣经》里的那个上帝，我就知道他是个假货了。他的整个《Meditation》都是 nonsense。

由于被疫情围困，所以我忽然觉得，我也许应该花点时间来理解“疫情”是怎么回事，也许疫情有问题呢？我问了一个喜欢研究政治的朋友，这个朋友常常跟我说美国有多么邪恶，所以我猜他也许有一些研究。结果没错，他研究过疫情，他跟我说这疫情应该就是 Bill Gates, Fauci 之类的恶魔造出来的。

但他并没有发现疫情到底假在哪里了。他以为某些掌握了高科技的坏蛋制造了新冠病毒，却没想到“病毒”这东西也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。后来他居然很积极地去打了三针疫苗，当然都是国产

的，因为他厌恶美国，所以支持国产疫苗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他还活着

经过进一步的挖掘，我发现了《Virus Mania》这本书，它指出世界上所有的“病毒”都是假的，整个病毒学都是假科学，没人真正科学地证明过病毒的存在。后来我发现“病毒不存在”这说法起源于一个德国生物学家，名叫 Stefan Lanka。我并不完全相信 Stefan Lanka 的话，但我具体地看了两篇正式发表的病毒学论文，证明新冠病毒存在的。确实如他所说，他们都没有做真正科学的对照试验，对这个关键问题含糊其辞。

然后我顺藤摸瓜发现了艾滋病是一个骗局。我找到了 Kary Mullis 和 Peter Duesberg 的作品。这两位都不是什么阴谋论者，而是有据可查的科学家。Peter Duesberg 写了一整本书《Inventing the AIDS Virus》来揭露“AIDS 疫情”的骗局，揭露病毒学的虚假，指出他们常用“循环推理”的方式来证明“病毒的存在”。很多人不会找关联性，但我觉得“艾滋骗局”和“新冠骗局”的剧本如出一辙，而且是同一批演员演的。

我认为 Stefan Lanka 是对的，世界上并不存在病毒这种东西，但 Stefan Lanka 没有发现“症状”是怎么来的。所有说“病毒不存在”的那些人，也都没有发现“新冠症状”是怎么来的。有些宣传“病毒不存在”的人，后来开始宣传“新冠症状是从 5G 电磁波导致的”，我就确认了这些人也都是演员，是 Matrix 安排来搅和人们头脑的“反面角色”。在中国最后的遭遇，加上在英国的各种奇葩遭遇，让我确认了“症状”应该是来自各种秘密的放毒行动（雾霾，飞机尾迹，公共场所的“化学空气清新剂”等等）。

接下来就是发现“太空骗局”，“核武器骗局”等等了。爱因斯坦的 $E=mc^2$ 应该就是为“核武器骗局”做铺垫的，让人们以为“一丁点物质能转化为巨大的能量”。然后疫情结束，被疫情暂停了三年的“AI 骗局”，靠 ChatGPT 卷土重来，曾经红极一时的“自动驾驶”销声匿迹……

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骗局和假象，也许我们应该思考的是，到底有什么是真的？

所以 42 岁，让我真正的不惑了。我理解了“生命，宇宙和一切的终极答案”，确实是——42。如果不能看破这一切的虚假，又如何理解“生命，宇宙和一切的终极答案”呢？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 42，毫无意义。

我不是说生命毫无意义，而是在没有看穿这些假象之前，回答任何此类深奥的问题，都是毫无意义的。